淡江時報 第 1061 期

**愛的親合力**

**一流讀書人導讀**

書名：《愛的親合力》

作者：歌德（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）

譯者：高中甫

出版社：商周出版

ISBN：986-124-423-9

導讀：德文系助理教授林郁嫺

愛情沒有一定的樣貌 – 歌德《愛的親合力,1809》（Die Wahlverwandtschaften）

　舒伯特從德國詩人威廉．米勒1827年的詩改編的藝術歌曲《晚安》（收錄在《冬之旅》）中這樣唱到：「我來時是孤單一人，我走時，還是孑然一身。五月有遍地的鮮花，是對我的垂憐。女孩談著愛情，母親還想起了婚姻－現在陰冷籠罩了世界，路上的雪，是厚厚的一層。為什麽要徘徊，等待？總有一天會要我離開。讓離群的狗叫它的吧，既然主人把它關在門外；愛情就喜歡流浪－這是上帝的安排－她來了，然後又離開。晚安，我的愛！」千言萬語在最後僅化作一句溫柔的晚安，也娓娓道出了詩中的「我」（也是任何的我們）無法賦予愛情一定的樣貌，倘若愛情喜性流浪只是出於本然。

　接續青年歌德在25歲狂飆突進時期創作的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，《愛的親合力》是晚年60歲的歌德就愛情觀點更深入的加上了社會婚姻框架的交疊，也回歸到探索人的真知本性。《愛的親合力》這部悲劇小說共分為上下兩部，各18章，完成於1809年。故事的篇章其源於歌德的另一部作品《威廉邁斯特的漫遊或割愛的人》，當時就原先的標題《割愛的人》這構想，遂獨自延展成為另ㄧ部小說。

　晚年喜愛研究自然科學的歌德當時借用了瑞典化學家Torbern Bergman於1775年提出的概念＂De attractionibus electives＂（英文：elective affinity；德文Wahlverwandtschaft）來隱喻或者說模擬愛情正如同某些化學元素的特性，當某些新來的元素靠近時，原先既有的元素組合關係會就此瓦解，重新排列也代表重新選擇更加互相吸引的元素結合在一起。

　書中的男女主角愛德華與夏綠蒂在歷經波折後終於廝守在一起，正當兩人開始規劃未來美好的莊園生活，卻因為愛德華英俊有為的好友上尉受邀前來幫忙建設，以及夏綠蒂遠在寄宿學校年輕貌美的姪女奧狄麗前來幫忙家務，兩人的加入重新讓這四人的關係在小說實驗性質下產生了「化學變化」，正如同大自然所賦予的「親合力」所帶來的不可抗拒與相互吸引。愛德華屬於激情、按感覺行事，而姪女奧狄麗是完全配合，沒有自我的小女孩，夏綠蒂與上尉則是成熟、受禮教規範、懂得節制的人。愛德華與奧狄麗很快的不顧一切陷入熱戀，另ㄧ對夏綠蒂與上尉雖彼此愛憐，但總是未跨越禮教的那條界線。而在一次愛德華與夏綠蒂履行夫妻義務時，兩人竟各自想著心裡的情人。上尉後來受到推薦，準備前往其他地方工作，而夏綠蒂也想將姪女送到他處，也許這樣一切又可以回歸到原來的狀態。

但是癡情的愛德華不願，希望用自己從軍（也是放逐自己）來交換奧狄麗繼續留在家裡的條件。更糟的是，那一夜履行夫妻義務時，夏綠蒂懷孕了，而出生的孩子竟長得像上尉與奧狄麗的合體。也因為這孩子的出生讓愛德華決定要與夏綠蒂離婚。故事的發展走向了悲劇，孩子因為在奧狄麗失神照顧的狀態下，無辜溺死，奧狄麗難過的自責，並決心離開愛德華，放棄與割捨這段愛情。但是對於上尉及愛德華，孩子的犧牲對於大家的幸福而言，是必要的。當奧狄麗十分難過時，又聽到友人米德勒提到聖經十誡的第六誡「不可姦淫！」，結果使她心力交瘁，而突然死亡。沒多久，癡情的愛德華也傷心欲絕的死去。罪惡感與死亡彷彿懲罰了愛德華與奧狄麗，而上尉與夏綠蒂因為理性的左右，索性平安的渡過了情感的煎熬。

這樣的結尾意味著十八世紀末的歐洲社會，理性與道德戰勝了來自於天性的慾望及情感，間接也諷刺了「親合力」，也就是說如果慾望 / 情感凌駕了道德與社會規範，自然必須「割愛」。反過來想，為什麼出於人的天性要受到社會文化的制約，假如道德規範是人後天制定的，就像法律會隨著時代變遷做調整一般。「親合力」用來比喻愛情的現象，但其實人生的週遭許多關係都類似。人們常因為某種特質互相吸引，產生愛慕，但是對於被挑起的情感要接納或者拒絕，是人生藝術，也是難處。藉由《愛的親合力》，「愛情」已經不能被理解為一種情感，反而是一種魯曼（Niklas Luhmann）在「愛情作為激情」中提到的「溝通符碼」，我們不停的在「愛情」中繼續思考、建構／解構「愛情」。

